

卷3

英华之歌

杨海文集



(京)新登字204号

《杨沫文集》(第3卷)

长篇小说《英华之歌》

yáng mò wénjí dìsānjuàn

chángpiān xiǎoshuō yīng huá zhī gē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8.5印张 429000字

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500

ISBN 7-5302-0245-6/I·23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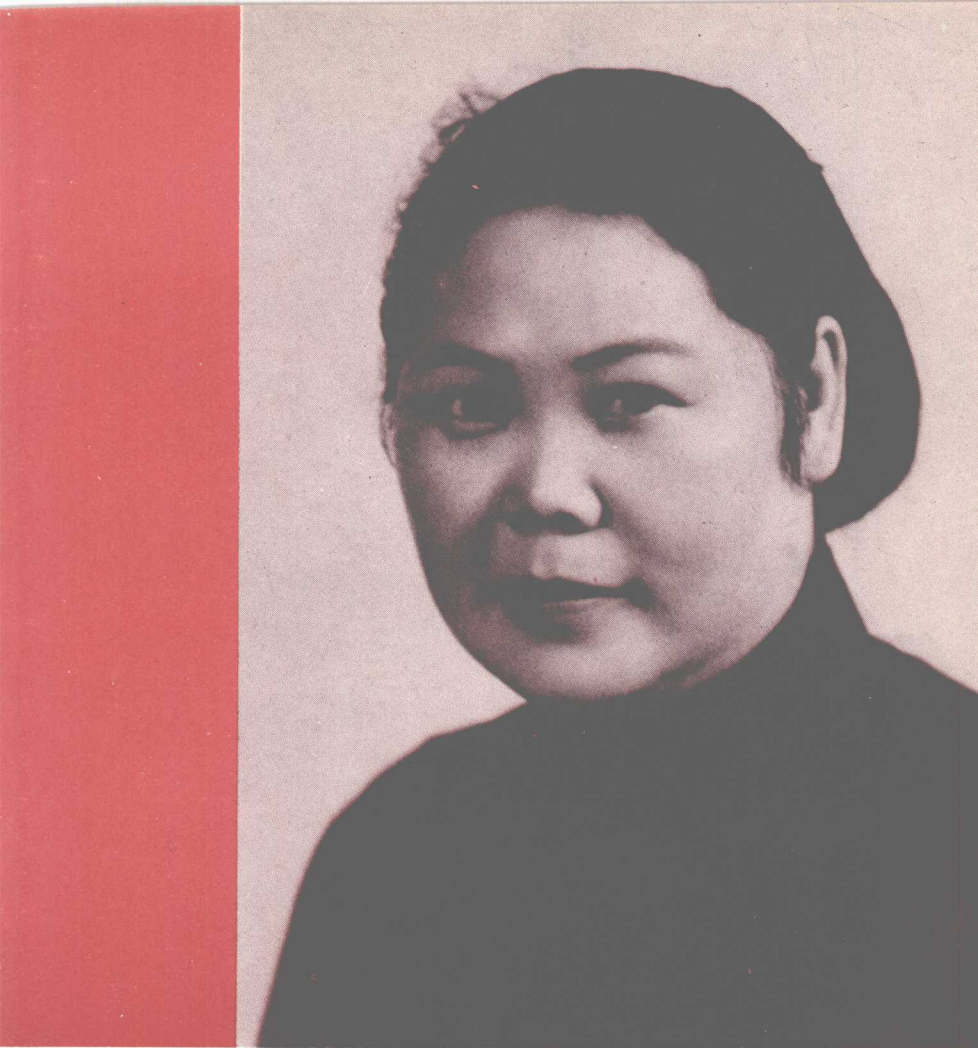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10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英华之歌》是杨沫同志创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。它与《青春之歌》、《芳菲之歌》组成了“青春三部曲”；也是《青春之歌》的续集。

这部长篇小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1939年至1942年的历史画卷——林道静、卢嘉川、江华先后来到冀中敌后根据地十三分区开展工作。这里，硝烟弥漫，敌人频繁扫荡、围攻、蚕食；抗日军民针锋相对、殊死斗争。与此同时，党内又正清查托派。于是小说围绕着严酷的抗日斗争和党内斗争，展示了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，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变化。

林道静、卢嘉川、江华，以及柳明、曹鸿远等人物的爱情和命运，在这部小说中，较之前两部有着更充分的展现。



杨洁

我的心被兴奋。也许是在短暂欢愉所占

据。

经过将近三年的苦战，《青春之歌》的续集——《英华之歌》终于完稿了，它是我此生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。我曾写过几部长篇，但哪一部的写作，都没有我写《英华之歌》这样的吃力——反复修改，左右为难；也没有我写出这样的激情，多思，不时为之落泪。是的，它是我投身抗日战争的某些写照，某些追忆，某些难忘的思绪。我个人的一些生活体验，不知不覺流露出来。但书中的林道静又绝对不是我。当时的我，还没有她那样之大，那样成熟，那样美的心灵和外形。我羡慕她，也羡慕她，我

北京出版发行

作者手迹



1952年与丈夫马建民(后排右1)、长女徐然(前排右1)、长子青柯(后排左1)、次女豁然(前排右2)、次子马波(前排左1)在北京家中台阶上。



1965年在北京房山县南韩继大队
深入生活（左1为徐庆文）。



1979年8月在日本，与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（右1）、司马辽太郎（左1）在一起。



1981年访美时在白宫前。

第一章

春天。干旱的北方平原依然一片肃杀。风，怒卷尘沙，砭人肌肤。临近黄昏，空旷原野上的落日，那么大，那么圆，晚霞满天，一片殷红。在黄沙滚滚中，九匹骏马踏着苍茫暮色，得得奔驰。

一匹棕黄色的骏马上，一位身着灰色八路军服装的女战士，围着一条白纱巾，握紧缰绳，顶着风沙策马驰骋。她的前后左右有几位也穿着八路军服装的男同志，簇拥着她。忽然，一座灰色的城墙，远远地矗立在战士们的前面。女战士把前倾的身子陡地直了起来，惊喜地扭头对靠近她的骑者说：

“鸿远同志，这就是安定县城吧？”

“是，我们马上就到目的地了。平原许多县城，先后叫敌人占领了，现在只剩下这一座还没有失守。看样子，敌人回师敌后，这一座恐怕也难保住了……”曹鸿远满脸灰尘，骑在马上，转了话题，“路芳同志，你到过这个地方么？听说你过去在这一带当过小学教师。”

“我在定县当过小学教师。可是，没有到过安定县。”

“你听说了吧，你的老朋友岩烽——也就是当年的卢嘉川，已经在这一带做军事工作了。”曹鸿远望着灰色的天空，又望望前面矗立着的巍峨的城墙，扭头对路芳说，“我们不久就会见到他。说不定今天就能见到他呢。”

道静听到卢嘉川的名字，心似乎被什么重物狠狠敲击了一下，她沉默了。飞沙仍然不断向脸上冲击，扬起的灰尘呛嗓子，她全然不再感觉。

几年杳无音讯，原以为他死了。前几个月，她从北平和曹鸿远一同奔赴边区时，在夜行军中，他们意外地邂逅了！他带领部队及一批地方干部到铁路东去开辟游击战争。由于情势紧急戎马倥偬，他们只匆匆一面，说不上几句话，就一个向东，一个向西分手了。从此，她平静的心，再也平静不下来。她不知是喜，是忧；是幸福，还是不幸的开端……

将要走进开着的城门洞，他们的马被拦住了，道静从迷惘中清醒过来，一种新奇的喜悦抓住了她。

守卫城门的八路军战士拦住人和马，查询他们一行的身分。曹鸿远自我介绍说：

“我是到这个县工作的县委书记；这位女同志是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。我们九个都是派来这县工作的干部。”

守卫城门的卫士检查了证件，放他们进城。

一进平原县城的街道，道静睁大眼睛左顾右盼，多么动人心魄的景象啊！临街房屋的后墙上，被雪白的大字涂写满了，一个字一个字都闪现着异常迷人的魅力：

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

“全民族动员起来，中华民族解放万岁！”

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！”

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
“抗战胜利万岁！”

……

道静望着这些大字标语，不知怎的，眼里突然充盈了泪水……

几匹马在暮霭沉沉的街道上驰过，引起熙来攘往的行人的注意。

“瞧，那位大姑娘多俊呀！”

“看她骑在马上，披着大氅，围着白色围巾，多么像是《昭君出塞》里的王昭君呀！”

进城前道静已用毛巾把脸上的尘土擦净，把军帽、军衣上的灰尘掸掉。因为热了，她把军衣披在身上，一条白纱巾，像飘带般在白暂的脖颈上随风飘动。她美丽、英爽的容貌立即引起行人的注意。但她却不曾注意行人的品头论足，只是被县城里生机勃勃的抗日气氛感动着。她的情绪、她的一颦一笑都被傍她而行的曹鸿远看在眼里。他心思缭乱地想：她多么像柳明，太像了！人们会说她们是一对孪生姐妹……对，昭君出塞——她如果不是穿着军装，如果抱着琵琶，如果出现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漠里，那么，她的美貌会更加突出……柳明和她一个样儿。不知她现在会不会也在这个县城里？……在那个夜晚的行军中，林道静遇见了卢嘉川，曹鸿远遇见了柳明。可是匆匆一面，战争迫使他们顷刻便伯劳东去燕西飞。

这一行人还没到达县政府（过去国民党时期的县衙门），只见斜刺里闪出几个人来，一色灰军装，灰棉军帽。为首的那个稍矮、微胖、圆头的人，首先笑向林道静，然后向曹鸿远点头，伸手：

“小曹，恭喜你！听说你来这个县担任县委书记，太好了，对这片新开辟不久的地区，我正愁孤掌难鸣呢。”他转向林道静，“路芳同志，认识我么？我叫常里平，比你们早来两个月，现在担任县长。你担任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，是吧？你们这批干部一来，安定县的工作，肯定会大踏步向前，可喜，可贺！”

乍到的干部们，一齐跳下马，上前和常县长握手。常里平笑容可掬，领着他们走向高台阶的县政府。他挨近林道静走着，热情地在她耳边低声说：

“路芳同志，你听说了么，江华同志很快也要到平原来担任领导职务。你们已经多年不见了，这回可该是‘久别胜新婚’啦……”

道静惊讶地望着常里平的圆脸，轻声说：

“常县长，你的消息真灵通！我从边区来，怎么都没听见这个消息，这可靠么？”

“可靠，可靠。路芳同志，真为你们高兴，我同江华同志早就认识，关系很好。他是个原则性很强的同志，听说要来担任这个地区的地委书记。太好了！太好了！”

曹鸿远见常里平不理别人，只顾和林道静说话，心里有点反感，却不便露出。快走进大堂了，才瞅个机会走近常里平问道：

“常县长，请问你，柳明同志分配在哪个县工作，你知道吗？”

常里平的脚步立刻打住了。瞪大两只圆眼睛，瞟着曹鸿远：

“噢，柳明同志嘛，就在这个县，她分配在县妇女救国会工作。怎么，你会不知道这情况？”

鸿远摇摇头，轻轻嘘了一口气：

“她怎么没有来接接她的姐姐呢？”一伸手指向林道静，
“老常你看，她们长得多么像姐妹俩。”

“哈哈！”常里平仰头笑了起来，“她和姐姐不熟，倒是该来接接她的哥哥。可惜，她昨天下乡去了。”

鸿远听出常里平的话里带刺，仍然问道：

“她什么时候回来？她一回来，请你告诉她，我们来了。”

“一定，一定！”常里平连声答应。大家相跟着走进好像办公室一样的大堂里，分别坐在一排太师椅上。常县长的勤务员正要给来人沏茶倒水，一个小伙子忽然闯了进来，拉住林道静的手，喘吁吁地说：

“小林——林道静，你还认识我么？”

“罗大方，是你！你也到这个县里来工作了？”道静紧握住罗大方的大手，由于激动，脸微微红了。

“我早改名叫吴华林了。从监狱出来后就被父母逼着上了两年大学。还没毕业，‘七·七’事变一爆发，我就——”罗大方一指曹鸿远，“我就跟着他和一些同志来到边区，后来又来到平原。现在担任这个县的青救会主任。”罗大方不改当年的爽朗、豪迈，仍然热情洋溢。

常里平眯着眼睛，笑着，扳着指头，一个一个数着说：

“路芳，原名林道静；吴华林，原名罗大方。以后怎么称呼你们呢？真名乎？假名乎？”

“以前在敌区做地下工作，不得不改名。现在，到了抗日根据地，到了我们自己的天下，我要把名字改回来——恢复自己的真名。”林道静刚说完，吴华林接上来：

“也斯，也斯！（英文‘对’的意思）常县长，我在你的属下挂个号，以后鄙人仍叫罗大方如何？”

“好！好！以后就叫阁下罗大方。”常里平满脸堆笑，一边连连点头，一边吩咐勤务员通知伙房开饭。他告知大家，伙房早已准备了丰盛的晚餐，为新来的县委书记一行人接风。

林道静、罗大方、曹鸿远、常里平和另外五个干部一起坐在一张八仙桌旁。曹鸿远边吃边向常里平询问安定县的情况，常里平谈笑风生，说县里的形势很好，群众抗日情绪高涨，统

一战线团结各阶层的工作也很好，很顺利，因为凡是中国人都愿意抗战嘛。鸿远、道静、罗大方都注意听着。

“请问你，老常，这一带敌情如何？有多少个据点、碉堡？敌人常出击么？”

曹鸿远的问话，似乎使常里平不大高兴，他翻着眼皮，放下筷子，然后扳着肥粗的手指，慢慢数着说：

“马官营一个，乐流一个，还有一个在县城的边缘叫驼里，从今年初到现在，敌人一共设了三个据点。当然，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点麻烦。”他轻轻嘘了一口气，收回手指。

“常县长，我也要向你请教。”林道静接着问，“全县一共有多少中小学教师？多少学生？还有多少知识分子……”

“哈哈，”常里平又笑了起来，还没容他回答，忽然屋门打开，一个女孩子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，跑到林道静身边，一下搂住她的脖颈，激动地喊道：

“林姐姐，林姐姐！你也来到这个地方了！这是做梦吧，我们已经有四年多不见了……”

道静站起身来，一把将身边的女孩子搂在怀里，两只明亮的眸子，宝石样闪着光：

“啊，小俞呀，俞淑秀！真是你？我也觉得好像在梦境中了。真没想到你也在这个县里工作。”道静凝视着小俞那张仍然充满稚气的脸，一种与好朋友意外相逢的喜悦洋溢心头。

“林姐姐，我多么想你呀！做梦都常常看见你，也看到林红姐姐——好像咱们还在国民党的监狱里。”俞淑秀说着，清秀的脸上，泪珠在闪光。

“现在有了我们自己的抗日根据地，监狱中的噩梦永远过去了。”林道静蓦然想起牺牲了的林红，不自觉地摸摸还穿在身上林红牺牲前送给她的红毛线背心——她是那样珍惜它，喜

爱它，不论走到什么地方，都要穿着或带着它。

桌上还没有吃完饭的几个男同志，望着这两位年轻女同志情感浓挚地相互搂着、说着，有的莞尔而笑；有的惊异地睁大了眼睛。道静不好意思了，向常里平和几个男同志解释说：

“我和俞淑秀是在一九三三年同住在北平一个监狱的时候认识的。那时她才十四岁。难友之间自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”她扭过头来深情地望着俞淑秀，“你还叫俞淑秀么？改没改名字？”

“在天津当工人的时候，改过名字。可是，回到家乡，就又改回来了——林姐姐，你大概不知道，我就是邻县佛头村的人呀。‘七·七’事变以后，我回到了家乡。今年春天，八路军过来了，我就参加了工作。我常打听你的下落，总打听不到。今天可见到你啦！我现在担任……”

罗大方伸出拳头，阻拦小俞：

“密斯俞，不要卖膏药了，我替你说了吧；现在担任安定县妇救会主任，跟咱老罗同是群众团体的小头目。”

“去你的！什么密斯、密斯特！你才是卖洋膏药呢。”小俞憨笑着，轻轻推了罗大方一下。

桌上吃饭的人全都笑了。常里平大概感到无聊了，忽然举着筷子，摇晃着圆脑袋吟哦起来：

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，

劝君更进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

“常县长，我知道你能诗会画。可是……”小俞嘟起嘴巴，把道静按坐在凳子上，抱着她的脖颈说，“瞧你卖弄什么？我和林姐姐是相逢，不是离别，你念的诗，文不对题！”

罗大方对小俞一伸大拇指：

“不简单，转瞬之间能挑出诗之文不对题。小俞，你不算工人，该算个知识分子了。”

“知识分子！小俞当然是知识分子！”常里平又是一阵哈哈大笑，“两位女性已经寒暄过了，现在请大家继续用餐。林部长——”他扭向林道静，口角含笑，“你还兼任本县县委宣传部长，那太好了！抗战后，本地从大中城市回来的知识分子，大中学生还不少，你这位英雄大有用武之地了。”

道静白皙的脸微微一红，短发向后一甩，微笑着摇摇头：

“常县长，别开玩笑！哪里谈得到什么英雄。初到抗日根据地，我对许多新的事物都不了解，希望你多帮助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，同志间自然要互相帮助，互相帮助嘛。”常里平笑着，对林道静频频点头。

道静忽然感到一种欣慰：看来，常里平是个很好相处的人，今后应当遇事多向他请教。

“老常，你谈的都是一派大好形势。可是，自武汉失守后，敌人回师敌后，我们平原根据地的形势变得紧张起来，正面临严峻考验，许多县城都被敌人占领，现在只剩下安定这一座县城了。在这种形势下，咱们这个县是怎么准备迎接残酷斗争的到来呢？”饭刚吃完，有的同志喝茶，有的抽烟，曹鸿远却又向常里平提出了问题。

常里平略一沉吟，抬起圆脑袋，浮现出镇定自若的微笑：

“哎呀，老弟，真不愧是上过红军大学的，如此注重军事。你没有听说么，一百二十师的贺龙将军已经来到咱平原，这些久经征战的老红军一到，咱平原根据地还怕什么？平型关大战不是歼灭了日本精锐的坂垣师团三千多人么！咱们就是不得已退出这座县城，可是，广大农村还是咱们的，群众又拥护